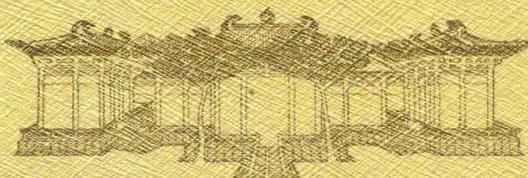


敦煌讲座书系

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



王惠民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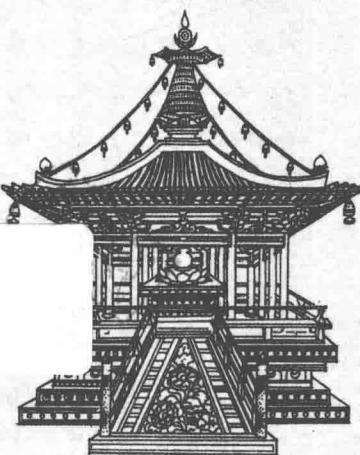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讲座书系

王惠民 著

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 / 王惠民著. -- 兰州 : 甘肃
教育出版社, 2010.11
(敦煌讲座书系)
ISBN 978-7-5423-2363-7

I. ①敦… II. ①王… III. ①敦煌石窟－史料 IV.
①K87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8547号

出版人：吉西平
策 划：王光辉 薛英昭
项目负责：秦才郎加 王露莹
责任编辑：金海峰
封面设计：徐晋林
版式设计：赵 鹏

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

王惠民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30.25 插页 4 字数 405 千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978-7-5423-2363-7 定价：60.00 元

总序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曾经是游牧民族驰骋的舞台，也是中原王朝的边镇和经营西域的基地，更是东西文化交往的丝路重镇，蕴涵着多元文化。公元4世纪开始开凿的敦煌莫高窟，迄今仍保留大量的洞窟、塑像、壁画，而在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本和绘画等，数以万计，内容丰富多彩。

敦煌石窟的美术作品和藏经洞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构成了百年来敦煌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加上周边石窟、简牍、墓葬出土文物，敦煌学研究的内涵并非仅仅限于敦煌。敦煌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宗教、思想、历史、考古、语言、文学、美术、科技等等许多学科，利用敦煌保存的材料，学者们对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学术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敦煌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有的学者把敦煌学看做是一部伤心史，陈寅恪先生虽然不太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指出当时中国研究敦煌学者不过三数人而已，且“罕具通识”。历史的车轮转到21世纪初，中国敦煌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可谓蔚为大观。

然而，敦煌学越是深入发展，也有着题目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的倾向。敦煌学的成果越来越多，有自己的刊物和专题会议，与

学界其他领域的沟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外界面对如此庞大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即使想略知一二，也不知从何下手。这样的倾向其实严重影响着敦煌学的发展和进步。

在 21 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不仅仅要追求新材料，还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进一步更新方法，思考新问题。

我们发起编纂《敦煌讲座》书系，就是希望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撰写一套敦煌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通论性著作，体现百年来国内外敦煌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代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这套书的作者队伍以中青年敦煌学研究者为主，希望新人写新书，把相关领域的敦煌学研究水平系统地呈现出来。每本著作既是作者对某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作，又是能够让敦煌学领域外的人阅读、参考的读物，可以引导读者进入敦煌学的相关领域。

日本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出版过 9 本一套的《讲座敦煌》丛书，主要以不同类别的文献为基础，对敦煌学的材料做了通论性的阐述。现在 30 年过去了，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资料基本上刊布于世，敦煌石窟的图像资料也比较容易见到了。因此，我们编纂的《敦煌讲座》书系，力图区别于传统的敦煌文献研究，希望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献到历史，从文献到艺术，从文献到各个领域，把敦煌文献与历史、艺术等学科中的某个专题结合，把敦煌学的基础知识用新的方法、新的脉络串联起来，用新的视角来阐述敦煌学的各个方面。

敦煌学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敦煌讲座》书系可以说是我们努力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今后敦煌学的新人都能谱写更加美好的篇章。

《敦煌讲座》书系编委会

(荣新江执笔)

2013 年 9 月 30 日

引言

河西走廊的南面是东西走向的祁连山，再往南就是青藏高原；北面是沙漠、戈壁、荒山为主的蒙古高原，也就是荒漠地带，河西走廊就是夹在雪山和荒漠之间的狭长地段。绵延一千公里的河西走廊则在祁连山雪水的灌溉下形成一连串绿洲和草原，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富饶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河西走廊成为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南下、南方高原民族北上的交汇点，汉代之匈奴、唐代之吐蕃均倚重这方肥沃的水土，在这里居住生息，有时还成为烽火连天的战场。8世纪中叶爆发的安史之乱耗尽了唐帝国的物力，结束了一千年的汉唐盛世时代，一个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吐蕃趁机占领河西地区，中原与西域间的文化交流一度中断。河西走廊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走廊，更是一条历史的走廊。在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原地区与西域乃至欧洲的交流都要经过这条走廊。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海拔 1100 米，周围是山脉，三危山和鸣沙山是敦煌的两座望山。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使这块沙漠中的绿洲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经济发达。由敦煌向西则是流沙之地，自然条件恶劣，据《法显传》记载，公元 400 年法显西行时，“敦煌太守李嵩供给，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所以进出流沙的行人需要在敦煌停顿休息，补充给养，甚至就在此地进

行商贸活动。

丝绸之路始于中原，沿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然后由敦煌主要分两道通向西域，即出阳关经昆仑山北麓的鄯善、于阗，越葱岭，最终到达大月氏、安息。或出玉门关经天山南麓的吐鲁番、龟兹，越葱岭，最终到达大宛、康居。而西域商人、物产也经此两道汇聚敦煌，再到达长安。早在东汉，中原就流行胡风，《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168—189）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敦煌地接西域，成了历代中央政府特别关注的一州，隋代裴矩《西域图记序》记丝绸之路是“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史记》等文献记载，舜“迁三苗于三危”，唐代学者注云三危即敦煌三危山，现今学者认为舜禹活动的范围在黄河中下游，影响并未及敦煌，三苗所迁的三危不是敦煌的三危山。至于敦煌市博物馆所藏当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等究为何民族人使用，我们尚不清楚。有确切记载的敦煌历史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乌孙、大月氏等少数民族相继游牧于河西走廊，西汉初年匈奴成为河西走廊的霸主。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军河西，匈奴浑邪王投降，从此，河西归入汉朝版图。当年西汉政权设置武威、酒泉二郡，此后不久又从中分出张掖、敦煌二郡，号称“河西四郡”，敦煌正式归于中央政权，从此，敦煌成为中央政府经营西域的根据地。关于敦煌是中原政府经营西域的基地作用，《汉书·西域传》多有记载，如公元前53年，乌孙内乱，“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后因乌孙臣服，“破羌将军不出塞还”。经过屯田实边，西汉末年，敦煌郡已经发展成为辖六县（敦煌、闵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据两关（阳关、玉门关），人口达4万的繁华边城。

敦煌具体设郡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不晚于公元前88年。至于敦煌的含义，东汉应劭在《汉书·地理志注》中据字面意义解释为：

“敦，大也；煌，盛也。”但西汉时期匈奴刚离去，敦煌人烟稀少，在当时并非又大又盛，所以学者多认为是胡语的音译，因为《史记》记载匈奴居住“敦煌、祁连间”，而“祁连”是匈奴语“天”的意思，则“敦煌”应该也是胡语，有学者认为就是“吐火罗”的意思。设郡之后，大量移民与军人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与技术，敦煌从游牧民族居住地变成以汉族为主的农耕区域，这才“盛、大”起来。当时，敦煌与中原万里同风，早在2世纪时，王符《潜夫论》论东汉厚葬之风时说：“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竟用之。此之费功伤农，可为痛心！”说明敦煌当时虽为西陲之地，但民俗一同内地。1931年在洛阳发现立于西晋咸宁四年（278）的《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碑文1500多字，并记录在辟雍（大学）学习的15州70余县400余名太学生的籍贯与名字，其中有敦煌学生多人。

敦煌除了具有重要政治地位外，也是商业贸易往来的重镇。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带人马出使西域，意欲联络被匈奴打败的大月氏人共同对付匈奴，张骞历经艰险，来到阿姆河北岸大月氏的居住地，阿姆河流域水草丰美，大月氏已经无意返回故里。张骞虽然没有得到大月氏的允诺，却了解到大量西域地理和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在历史上首次打通了联系中原和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史称“凿空”。从此汉代到中亚、西亚的使者不绝于途，《汉书·张骞传》记载：“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则百余人……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不仅中国人频繁西行，西域胡人也来中国经商，《三国志》记曹魏太和年间（227—233），仓慈为敦煌太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至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

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仓慈深得西域诸胡民心，及卒，“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史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20世纪初，斯坦因从敦煌西北的烽燧中发现8件4世纪初的粟特文书残片，内容是在中国经商的粟特人写给家乡撒马尔干的主人、亲戚的信件，报告洛阳当时的战乱以及他们在武威、敦煌等地经商的情况，是研究粟特商人来华的重要资料，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敦煌文献显示，敦煌直到10世纪时还居住着粟特和其他民族的人。《魏书·蠕蠕传》记载正光二年（521）五月，蠕蠕可汗婆罗门“率十部落诣凉州归降”；“十二月，诏安西将军、廷尉元洪超兼尚书行台，诣敦煌安置婆罗门。婆罗门寻与部从谋叛，投啖哒”。从蠕蠕可汗名字看似乎带有印度文化色彩。唐代敦煌设有从化乡，居民多数来自昭武九姓。

秦代的长城只修筑到临洮（甘肃岷县），西汉则沿着河西走廊一直续修至敦煌以西，《汉书·西域传》记：“自敦煌西至盐泽（罗布泊），往往起亭。”由于气候干旱，至今敦煌还保存有无数汉代长城、烽火台遗迹，人们睹之而发思古之幽情。长城脚下设阳关、玉门关，成为进出西域、中原的门户。

阳关位于今敦煌市区西南70公里处的南湖乡墩墩山之南，古以“山南为阳”，故称阳关。关城今已不存，唯山顶遗留一座汉代烽燧，残高5米，底宽8米。

玉门关位于今敦煌市区西北90公里处的小方盘城（一说在相距10公里的马圈湾），残高10米，长宽各25米，南北各开一门。至于关名的来历，近代人猜测玉门关是古代美玉由此输入中原而得名，这是一个生动的想象，流传甚广，然恐非史实，因为设关之目的是为了管理西域、中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不是因美玉而设。从《易经》“西北之卦……为玉为金”之语看，张掖西北之关为金关，敦煌西北之关为玉门关，当近事实。

阳关、玉门关沿汉代长城而建，初为防范匈奴而设的关卡，后来阳关、玉门关不仅是地理概念，它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意蕴。因为出长城意味着进入胡语地区，在古人心目中，自长安至敦煌已很遥远，再向西行，就是胡语世界，阳关、玉门关成了中、西分界的代名词。阳关、玉门关是唐代诗人的流行题材，在唐诗中有情绪各异的表现，无论他们是否到过敦煌，所写诗歌或伤感或浪漫，都动人心弦。王维（？—761）送元二使安西而作《渭城曲》，感伤惆怅，成为古代送别诗的经典作品：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之涣（688—742）《凉州词》也是带着浓浓愁绪：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戴叔伦（732—789）《闺怨》更将男女缠绵之情与黄沙弥漫的玉门关相联系：

看花无语泪如倾，多少春风怨别情。

不识玉门关外路，梦中连夜到边关。

同样是玉门关，王昌龄（？—756）《从军行》则具有男儿本色：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浪漫主义诗人李白（701—762）在《关山月》中更是以浩荡气势来描写玉门关：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诗意酣畅，千古传颂。上述诗人同样生活在8世纪，却在阳关、玉门关为题材的诗歌中有着不同气质、不同胸怀，不禁令人为之感触，亦是诗歌的动人之处。其实，唐王朝的势力最远已经达到中亚，敦煌之西还有

龟兹、碎叶等安西四镇，《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记天宝年间“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间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无如陇右。”阳关、玉门不再是边塞关隘，隋唐敦煌艺术辉煌灿烂，其水平与中原一致，隋唐时期的敦煌可谓“大而盛”时代，将阳关、玉门关描绘得如此凄凉，只是诗人的想象而已。

敦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和经济的发达，逐渐成为古代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重要路口，是河西走廊的最重要的桥头堡。宋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这条陆路通道逐渐废弃。明代设嘉峪关，将敦煌居民迁移到嘉峪关以东，敦煌经过汉唐宋元的繁荣昌盛，终于萧寂下来。

佛教传入中国与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佛教传入中国提供了条件。佛教东传，首及西域，而后传到河西、中原，逐渐发展成为深刻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宗教。敦煌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佛教东传的重要一站，《魏书·释老志》云：“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S.6537 背面有社会文书数件，其中《十五人结社约》记载：“敦煌胜境，凭三宝以为基；风化人伦，借明贤而共佐。君臣道洽，四海来宾。五谷丰登，坚牢之本。人民安泰，恩义大行。家家不失于尊卑，坊巷礼传于孝宜。”S.4359 诗曰：“莫欺沙州是小处，若论佛法出彼所。”虽是夸饰之词，亦可领略古代敦煌人对本土佛教兴盛的自豪感。

莫高窟自 366 年开始建窟至元代一千年间，逐渐成为敦煌的佛教圣地，不时有一二千人来此做功德，如北周刺史于义任职期间开凿的 428 窟有供养人 1100 多身，敦煌研究院藏第 D0671 号（发表号为 322 号）《辛亥年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记载 951 年在莫高窟“遍窟燃灯”，469 窟有一方题记显示 953 年在莫高窟举办过 2000 人的法会。S.5448《敦煌录》为五代时期三界寺道真抄藏本，形成时间也在五代后梁或后唐时期，记载了敦煌的名山古迹，其中记载莫高窟是：“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中过石碛带、山坡，至彼斗下谷中。

其东即三危山，西即鸣砂（沙）山，中有自南流水，名之宕泉，古寺僧舍绝多，亦有洪钟。其谷南北两头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画吐蕃赞普部从。其山西壁南北二里，并是镌凿高大沙窟，塑画佛像，每窟动计费税百万。前设楼阁数层，有大像堂殿，其像长一百六十尺。其小龛无数，悉有虚槛通连巡礼游览之景。”中唐（蕃占时期）文献 P.2991《报恩吉祥之窟记》描写莫高窟是：“三危雪迹，众望所钦。岩高百尺，河阔千寻。岫吐异色，鸟弄奇音。见善思及，易地布金。”晚唐敦煌组诗《敦煌廿咏》之三是《莫高窟咏》：“雪岭干青汉，云楼架碧空。重开千佛刹，旁出四天宫。瑞鸟含珠影，灵花吐蕙丛。洗心游胜境，从此去尘蒙。”S.3905《天复元年（901）金光明寺造窟檐上梁文》描绘莫高窟迷人景色：“宕谷先贤名迹，萨诃所记因缘。因兹万圣出现，千佛各坐金莲。石涧长流圣水，花林宝鸟声喧。圣迹早晚说尽，纸墨不可能言。”于中也可领略当时的壮丽景观。

敦煌学包括敦煌史地、敦煌文献（汉简、藏经洞发现文献）、敦煌石窟。古代敦煌地区分布着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等石窟，其中莫高窟石窟最多，资料最丰富。敦煌地区有石窟 700 多个，塑像 2000 多身，壁画 5 万平方米，藏经洞出土的文献有 6 万件，绚丽丰富的敦煌石窟、敦煌文献为我们了解佛教与佛教社会提供了形象资料。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道俗交得：敦煌的佛教寺院与石窟	1
第一节 佛陀足迹与佛教的产生	3
第二节 借像标真与佛像的产生	17
第三节 敦煌佛教寺院与石窟	29
第二章 凿仙窟以居禅：石窟的形制与营建	53
第一节 石窟形制	55
第二节 供养人、工匠与工程	80
第三节 画稿与榜题底稿	101
第三章 乐僔、法良发其宗：敦煌石窟的首创	107
第一节 竺法护与敦煌早期佛教	109
第二节 北凉石塔与早期三窟	117
第三节 早期三窟的佛教造像题材	132

第四章 建平、东阳弘其迹：北朝敦煌石窟的营建	151
第一节 北魏时期的敦煌石窟营建	153
第二节 西魏时期的敦煌石窟营建	172
第三节 北周时期的敦煌石窟营建	189
第五章 继往开来：隋代敦煌石窟的营建	205
第一节 隋代佛教概述	207
第二节 隋代敦煌与敦煌佛教	211
第三节 隋代敦煌石窟的营建	235
第六章 丹青妙绘：唐前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259
第一节 唐前期洞窟分期	261
第二节 唐前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267
第三节 唐前期敦煌佛教造像题材	291
第七章 投诚梵宇：蕃占时期敦煌石窟的营建	319
第一节 敦煌陷蕃与蕃占时期敦煌佛教	321
第二节 蕃占时期的敦煌石窟营建	334
第三节 蕃占时期敦煌佛教造像题材	343
第八章 森罗万象：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石窟营建	363
第一节 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石窟营建	368
第二节 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石窟营建	389
第三节 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造像题材	422

第九章 日照流沙别一天：回鹘、西夏、元时期的敦煌石窟营建	435
第一节 沙州回鹘时期的敦煌石窟营建	437
第二节 西夏时期的敦煌石窟营建	444
第三节 蒙元时期的敦煌石窟营建	455
参考文献	466



第一章

道俗交得：敦煌的佛教寺院与石窟

当代佛寺多具现代生活气息，如进寺礼佛烧香则须买门票得入，寺主出入以高级轿车代步，普通僧尼对相机、手机、互联网并不陌生……而佛教产生之初，僧人们禅修度日，过午不食，不蓄财产，远离世俗生活，有的甚至三月一换寺院。佛教从古到今不知经历了多少变化！敦煌 6 万件文献中，佛教文献占 85% 以上，还有约 170 种 900 件道教文献、4 件景教文献、3 件摩尼教文献等，而《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廿咏》等文献还记载敦煌存在着祆教庙，祆教图像也见于藏经洞出土的绘画品中。敦煌是古代佛教图像与佛教文献保存最丰富的地区，因而为人们了解当时佛教发展的基本情况提供了可能。纵观 4—14 世纪的敦煌佛教，我们可以看到敦煌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一些情况如僧人娶妻蓄财、食肉饮酒等，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